



凶险的紫球

[俄罗斯] 季尔·布雷乔夫 著
王志冲 译

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凶险的紫球

[俄罗斯] 季尔·布雷乔夫 著
王志冲 译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凶险的紫球/[俄]季尔·布雷乔夫著;王志冲译.

—上海:少年儿童出版社,2011.5

(小魔女阿丽莎)

ISBN 978-7-5324-8666-3

I. ①凶… II. ①布…②王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科学幻想小说—俄罗斯—现代 IV. ①I512.8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031499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:09-2010-655 号



小魔女阿丽莎

凶险的紫球

[俄]季尔·布雷乔夫 著

王志冲 译

责任编辑 岑建强 梁玉婷 美术编辑 陈振宇 封面设计 黄琳

责任校对 黄亚承 技术编辑 陆赞

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

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

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

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

易文网 www.ewen.cc 少儿网 www.jcph.com

电子邮件 postmaster@jcph.com

印刷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

开本 720×980 1/16 印张 12.25 字数 90 千字

2011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324-8666-3/I·3215

定价:17.00 元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如发生质量问题,读者可向工厂调换

前 言

季尔·布雷乔夫——当代人(1934—2003),科幻作家。

阿丽莎——未来人(2071—),活跃在科幻小说中。

善良、聪慧、活泼、勇敢的阿丽莎,在俄罗斯知名度很高。

虽然,阿丽莎不是超人,但她以天真烂漫、活泼可爱,以及所展现出来的稚气十足却又歪打正着的独特魅力,使无数小读者如痴如醉。阿丽莎系列故事的另一大特色,是科幻与童话、神话巧妙结合。什么小红帽、美人鱼、骑扫帚的巫婆、阿拉伯妖精、古希腊神话中的半人半马,和微波测听器、会喜会忧的聪明飞船、状如电梯的时间机器等交错出现,使故事内容变得悬念不断,余味无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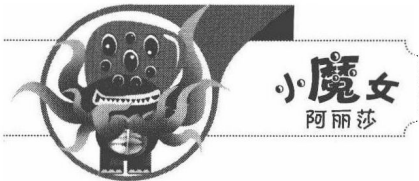
布雷乔夫勤奋笔耕,健康透支,积劳成疾,早逝于创作力依然旺盛的2003年。

他是一位童心未泯、奇思横溢、博学而谦逊的年轻老人。他曾函告,已在动笔写一部新的科幻小说,未来世界女少年阿丽莎身边将出现一个中国男同学,姓王名志冲,他们结伴去了往昔时代,登上杰出航海家郑和的大船……

他是一位“春蚕到死丝方尽”的可敬长者。他以或轻灵或凝重或亦庄亦谐的笔触,以别出心裁的故事情节,讴歌抑恶扬善的精神,谴责侵略和杀戮,主张正义与和平,反对自卑和怠惰,赞美自强与进取。

他对中国怀着友善的、亲切的感情。在《聪明飞船》一书中,他描写在一届全球少年“地一月一地”飞船航天友谊赛中,上海队参赛并获得冠军;在另一部小说《独闯金三角》中,他精心塑造了一位享誉银河系的中国百岁教授,既壮心不已又和蔼可亲。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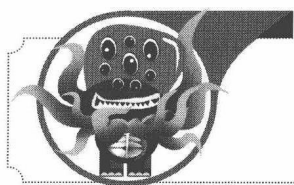
他曾热切地表示,要来中国,到北京登长城,去西安看兵马俑,并到上海和我相见。

他在来信中说:“促进我们两个伟大国家人民之间的友谊,乃是儿童文学作家的责任。”

季尔·布雷乔夫留下宏富奇美的精神食粮,给俄罗斯读者,给中国读者,给世界读者,一代又一代……

王志冲

2011年4月



目录

凶险的紫球

1 格罗莫泽卡和蜘蛛

4 漂泊者行星

7 连连倒霉

11 阿丽莎的假设

12 地下城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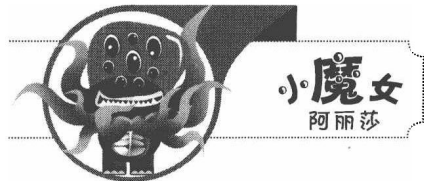
17 地下城之谜

22 岛上的监狱

27 仇恨病毒

29 童话时代

33 返回地球



- 35 航天站上的搏斗
- 40 童话时代生物保护区
- 47 2.6 万年以前
- 54 盖拉西克
- 60 错误
- 65 喷火龙嚼嚼
- 71 来自漂泊者行星的飞船
- 77 追寻紫球
- 83 航行
- 85 在群山中
- 89 怎样摆脱紫球

94 海底外星人

94 巧合得像小说

104 水底峡谷

119 大西洲人的俘虏

127 处死外来者

139 公主、洋娃娃和女妖

157 大西洲的秘密

162 赫拉夫人得逞

167 石须蟹出动捕食了

176 逃出大西洲

凶险的紫球

格罗莫泽卡和蜘蛛

一颗小小的、白亮亮的太阳正正地悬挂在头顶上空，因此人影是短短的。树阴底下长着茂密的、带刺的青草，犹如一群刺猬。稍远些，一块块没有遮蔽的空地上，泥土中钻出红褐色的圆球形植物，长满了针叶。当你想走近它们时，那些针叶会变粗变长，并且簌簌地颤动。最好别靠近，否则圆球形植物能弹射出针叶来。

阿丽莎身穿密闭宇航服，针叶被顶了回去，不过她还是感觉到了这种撞击，而且她总觉得，好像最尖利的针叶会把金属布刺穿似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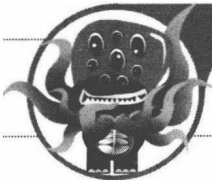
在这个地方必须多加小心，真的像在战场上一样。当然，阿丽莎并没有上过战场，但是她也没有看到过别的哪一颗行星，会如此凶悍地攻击地球人。

通常，早晨离开营地前往发掘现场是5分钟的路程，不需要花更多的时间。这是一段可能遇到意外危险的路程。瞧这会儿吧：格罗莫泽卡和两位考古学家走在前面，后面是阿丽莎和她那带着麻醉激光枪以防万一的爸爸。

格罗莫泽卡是阿丽莎的老朋友，是来自丘玛罗兹星球的权威考古学家。他身躯庞大得吓人，乍一望去，既如同大象，又好似章鱼，但这个外星人心地特别善良。

“停！”格罗莫泽卡突然大叫，并且举起三只触手。他的另外三只触手拿着武器，还有四只触手提着工具箱。





考古学家们站住了，阿丽莎站住了，阿丽莎的父亲谢列兹尼奥夫教授也站住了。

阿丽莎观察前方，明白了是什么使格罗莫泽卡警觉起来。

他们最近两周内走过无数次的这条小路当中，一夜之间长出了一棵粗壮的、5 米高的大树，开满黄色的小花。微风吹得柔软的长叶子摇曳不定，蝴蝶在花朵上面懒洋洋地飞来飞去。多美呀！然而，10 小时以前这地方明明什么树也没有的！

格罗莫泽卡把一根长长的、顶端装有分析器的探棒向前伸去。探棒的前端微微晃动，仿佛在闻着、辨别着。当离开最近的一根树枝只有 10 厘米时，大树突然猛烈挥动着枝条，狠狠地朝探棒抽去，使得格罗莫泽卡拿不住，脱了手。探棒落到地上，一些红褐色的圆球形植物便立刻向探棒弹射出针叶。

格罗莫泽卡勃然大怒。

“这真让我受不了啦！”他大喊一声。头盔的球形透明面罩里面，八只眼睛闪闪发亮。他举起枪来，对着大树射出麻醉激光。

一条条树枝立即收缩，黄色的小花干枯凋萎，树干开始陷入地下。

于是，在长出大树的地方，只剩下小小一堆土灰。阿丽莎如果没有亲眼目睹，她决不会想到可能有这种情形。

几位考古学家，后面是格罗莫泽卡，再后面是阿丽莎和她的父亲，大家小心翼翼地绕过大树消失的地方，登上一座土丘。土丘顶部开挖了一些方形的坑。这里在进行发掘。

格罗莫泽卡站在土坑的边沿，仔细清点同行者。

“我再讲一遍，这真让我受不了。”他愁眉苦脸地说，“我还没有过这么艰难的探险经历。我曾在近八十颗行星上工作，遇到过我们银河系内的各种居民，有在意料之中的，也有出乎意料的。但是没有见识过比这里更狡诈、更可恶和更凶险的地方。3 号挖掘机器人在哪儿？”

一块场地当中排列着的机器人和考古机械中显露出一个豁口，有一名机器人失踪了。

格罗莫泽卡往前急奔。

“小心些!”谢列兹尼奥夫教授在后面向他高声叮嘱。

可是晚了。

考古学家格罗莫泽卡心地善良,但脾气急躁,他那 183 千克重的特大身躯,连同十只触手、大象似的爪子,以及穿着的宇航服、带着的三支麻醉激光枪和一把宝剑——所有这一切都转瞬之间消失踪影。格罗莫泽卡是掉入了一个上面有伪装的陷阱。不知是谁,昨夜在场地中央挖了这么个陷阱。

当考古学家们、阿丽莎和谢列兹尼奥夫跑到土坑旁边,他们发现格罗莫泽卡正在巨大蜘蛛四对脚的兜捕中挣扎。蜘蛛那锯齿状的锋利上颚,一面分泌出浑浊的毒液,一面在头盔的塑料顶盖上左啃右咬,竭力想把它弄破。

谢列兹尼奥夫不得不用麻醉激光枪连连射击,直到蜘蛛无力兜捕,并且落到坑底,动弹不得。

接着,他们依靠机器人的帮助,花了约摸 10 分钟,拉起卡在土坑中的考察队队长。格罗莫泽卡由于成了蜘蛛的猎物,自尊心受到伤害,情绪低落,闷声闷气地说:

“让我留在土坑里吧,我不配重见天日。用黄沙把我埋了,忘了我的名字吧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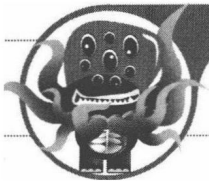
“格罗莫泽卡,亲爱的,”阿丽莎劝慰他,“我们每个人都可能摔下去的,连我也一样。”

在格罗莫泽卡被拉出土坑以后,大家才发觉坑底还躺着损毁严重的 3 号挖掘机器人。看样子,蜘蛛在这儿躲藏着,起先打算尝尝机器人的味道。当然,机器人是无法让它饱餐一顿的,只是被它弄得遍体鳞伤罢了。

格罗莫泽卡在土坑边沿坐下,擦掉头盔上的毒液,同时说:

“我的朋友谢列兹尼奥夫,原谅我吧,我不该怂恿你到这颗凶险的行星上来。是我让你和你这优秀的女儿时刻面对着生命的危险。最确切的说法是:我们谁都不能活着从这里回去了。”

“没什么特别可怕的,”谢列兹尼奥夫说,他比老朋友更沉得住气,“我觉得,对生物学家而言,这是一颗引人入胜的行星。”



“我赞同爸爸的观点，”阿丽莎表示，“这个地方我喜欢。”

“都发疯了！”格罗莫泽卡叹了口气，“你们简直存心要玩命。”

“格罗莫泽卡，既然你想打退堂鼓，那就飞离这儿吧。”阿丽莎说，“我和爸爸还得待上一阵。”

格罗莫泽卡动用自己的全部眼睛，从头到脚地细细打量阿丽莎，接着露出鲨鱼般的大牙齿，咧嘴笑了。

“我听懂了！”他高喊一声，“你们想说，我是宇宙中最懦弱的考古学家。这可恐怕还得走着瞧呢！”

他说完这番话，用粗厚的爪子一撑，站起来，冲着整个场地大吼：

“干吗还不开始工作？立即向发掘现场挺进！”

不错，他大吼大叫仅仅是为了让自己镇定下来。在这以前，他所有的同事都已经在干活儿，发掘着奇异的漂泊者行星上一座不知何时消亡的古堡。

漂泊者行星

考古学家格罗莫泽卡掉入的陷阱，是在一颗名叫漂泊者的行星上。当然，这并不是它的正式名称。在所有的星球手册里，它被称为 IK-1，意思是人造宇宙天体 1 号。这样的行星没有第二颗，将来也未必会有。

漂泊者行星是偶然被发现的。如果更迟些发现也不足为奇。原因十分简单：和其他所有的行星不同，它没有自己的太阳。

既然没有太阳，也就是看不到它。

银河系由恒星组成。有些恒星周围，有行星在旋转。如果有一颗行星不绕着恒星转，那么它就是在漂泊，在宇宙中没有自己的固定位置，孤零零地在既寒冷又黑暗的太空中飞驰。在那儿，星辰稀稀落落，犹如撒哈拉沙漠中的泉水。

人们发现了漂泊者行星，因为它闯入银河系，接近了地球。天文学家计算出，漂泊者行星飞的不是直线，而是一个极大的圆圈，绕了一圈，回到

原先的同一个点上要花 2.6 万年。它必定会飞得离太阳系相当近,就像曾经发生过的情形一样,那是在 2.6 万年前、5.2 万年前,甚而 7.8 万年前……

有一天,在莫斯科宇宙动物园主任、著名的外星球动物专家谢列兹尼奥夫教授的书房里,可视电话铃响了起来。谢列兹尼奥夫接通电话,看到屏幕上映现出自己的老朋友——丘玛罗兹星球的考古学家格罗莫泽卡的长有八只眼睛的圆面庞。格罗莫泽卡把前面的几只触手按在覆盖着甲壳的胸脯上,这胸腔内搏动着三颗善良而暴躁的心。他说:

“谢列兹尼奥夫,我的朋友,你准备一下,飞往漂泊者行星吧。”

“你好,格罗莫泽卡!”谢列兹尼奥夫含笑招呼,“我不知道什么漂泊者行星。许久不见,我很牵挂你。如果你能顺道来我们这儿做客,我将感到高兴,阿丽莎也会高兴。”

“你居然毫无所知!”格罗莫泽卡大喊大叫,“我是从冥王星上打电话给你的。我的飞船过 20 分钟就要飞离。我时间紧迫,如果我不及时赶到漂泊者行星,那么理由由我来完成的重大发现,就将由其他考古学家完成了,他们正从银河系的各个角落飞向那里。”

“但漂泊者行星是怎么回事呢?”谢列兹尼奥夫困惑不解。

“你连报纸也不看看!”格罗莫泽卡恼火了,“金船长发现了一颗人造行星,这星球在宇宙中从一颗恒星向另一颗恒星飞去,在哪儿也不停留——这事儿难道你没听说过?”

“你要知道,我刚从一次考察归来,”谢列兹尼奥夫窘迫不安地说,“我落后于生活了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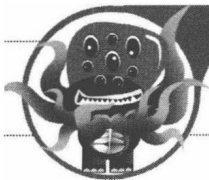
“那就听一下吧。金船长在广漠的宇宙中找到一颗漂泊着的行星。原来,这行星并不吸引其他天体,反倒排斥其他天体……”

“这不可能。”谢列兹尼奥夫明确地表示。

“不要打岔。我只剩下 8 分钟了。金船长发现,这颗行星的内部是空的,外壳则是人造的。你听得见我的话吗?”

“听得见。”

“这行星原来是里外颠倒的。别的行星上在表面的东西,这颗行星却



藏在内部，你明白吗？”

“一点也不明白。”

“请想象一只大核桃，里面有个小小的核。所有的山峰丘陵、江河湖泊、树木花草，都在硬壳里面的一边。小小的核便是那里的太阳。也就是说，以我们的观点看，在这颗行星上是只有双脚向上才可以走路的。”

“以物理学的观点看，这是愚蠢的。”谢列兹尼奥夫说，“所有那些你所谓的江河湖泊，水全会往里头流去，而山峰丘陵也会倒向内部的小太阳。”

“不！”格罗莫泽卡嚷嚷起来，“秘密在于行星的硬壳是多层次的。它的外层是极坚固的合金，中间一层是你们物理学家称为引力磁铁的物质。这是一种能吸住一切的金属。也就是说，我们核桃的硬壳，作为磁体，把硬壳内层上的所有东西都吸住。而与此相应，它以同样的力量，排斥着硬壳外层上的一切。因此，悬浮于这颗行星空空的内部正中的人造小太阳，不会朝任何方向坠落——硬壳的内壁力量均匀地吸引着它，仿佛用一条条看不见的线拉着似的……”

“如果情况是这样……”谢列兹尼奥夫刚开口，格罗莫泽卡便截住了他的话头。

“来不及了，”他匆忙地说，“我们的时间在流逝。注意听我讲，还没有任何人知道，这颗行星上的居民和建造者什么时候、为什么才离开了它。那里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具有高智能的外星人，倒是有不少飞禽走兽。我们考古学家应该去发掘这星球上的城镇，弄清楚它遇到过什么意外情况。所以我已经为你定购了两张载客宇宙飞船票——这艘定期航行的飞船后天从月球飞往阿尔法—宝瓶星座。当你们飞近漂泊者行星的时候，我会派出自己的飞船去迎接，你们就换乘我的飞船。清楚了吧？”

“但我怎样返回呢？我手头可有着一大堆工作……”谢列兹尼奥夫教授试图向格罗莫泽卡提出异议。

“你要返回地球，是一天比一天更容易。漂泊者行星正在飞向太阳系，再过几个星期就非常靠近地球了。”

“好吧，”谢列兹尼奥夫几乎全部同意了，“我可以抽出一个星期……”

“两个星期！”

“两个星期？哦，你为什么订购两张船票？”

“挺简单的，”阿丽莎的声音从书房门外传来，她正站在那儿，“格罗莫泽卡知道我要和你一同飞去。我恰巧放寒假呀！”

“没错儿。”格罗莫泽卡说。屏幕上的影像消失了。

“那可绝对不行。”谢列兹尼奥夫教授说。

“为什么？”阿丽莎感到奇怪，“难道我什么时候给你添过麻烦？难道我和你、爸爸，不是经常一块儿外出旅行的吗？”

“你妈妈会怎么说？”

“妈妈会这样说：只要你们保证……”

这当儿，妈妈走进书房，说：

“只要你们向我保证，不在大雨底下跑，不在水深的地方游泳，不在广袤的宇宙中打开通气小窗，而且每天喝汤、不争不吵、饭前洗手、不逗弄蛇、按时睡觉，那我就同意你们外出一两个星期，我也好清静一阵。”

“爸爸，你瞧，”阿丽莎说，“妈妈比你聪明得多。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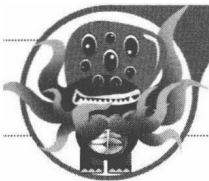
“她要是聪明，就决不会嫁给我。”爸爸不认输。

“那也就决不会替你生个女儿了。”妈妈接过话头。

谢列兹尼奥夫吁了口气，把刚刚写了开头的文章搁到一边，打电话给资料员，要他尽快提供有关不久前发现的漂泊者行星的全部资料。

连 连 倒 霉

格罗莫泽卡被拉出土坑以后，久久未能恢复平静。这考古学家几乎不惧怕世界上的任何东西。蜘蛛和长面包是例外。怕长面包是事出有因的——格罗莫泽卡还是个小不点儿的时候，奶奶不准他在盘子里留下任何吃剩的东西。如果他不把食物吃完，奶奶就抓起长面包敲他的脑袋。这并不怎么疼，然而多年来，格罗莫泽卡那高傲的心里始终残留着一种受委屈的感觉。格罗莫泽卡害怕蜘蛛也由来已久。他曾在佩尔希庞行星的研究生院学习，这颗星球上的一只能口吐人言的蜘蛛向他发出预言，说他



在年代学考试中会得2分。格罗莫泽卡果然得了2分，这使他失去了一笔奖学金，整个学期没吃饱过肚子。打那以后，他畏惧蜘蛛，因为他猜疑所有的蜘蛛都能预言倒霉的事情。今天当他落入巨大蜘蛛的脚爪时，他倒并没有担心蜘蛛贪婪地把他吃掉。他只怕一条：蜘蛛可别又预言什么倒霉的事情。蜘蛛是一言未发地死去了，格罗莫泽卡却依旧心有余悸。他不断地东张西望，生怕旁边冒出另外一只蜘蛛。

“倒霉，倒霉，连连倒霉。”格罗莫泽卡愁容满面地反复说，同时沿着掘开的土坑走动，土坑下面，有机器人在干活儿，一些考古学家照管着它们。

格罗莫泽卡说“倒霉”，所指的并不仅仅是蜘蛛和开小黄花的树。居民们弃之而去的漂泊者行星之谜仍然尚未解开。是谁和为什么建造了这颗行星，什么人在这里居住过，而后又躲藏到哪里去了——这类简单的问题，格罗莫泽卡凭着自己的经验，原本似乎是头一天就能作出解答的。

不能说考古学家们毫无所获，他们已经发现了多处城镇和村落的遗迹。然而，这些还称不上真正的居民点遗址。从行星内部的表面覆盖了5米厚的泥土中，发掘到了石板、木块、铁制工具的残留物和瓦罐碎片。但是，没有一本书，没有一件工艺品，甚至没有一个木偶。

谢列兹尼奥夫和阿丽莎比考古学家们运气要好些。星球上的动物世界令人惊诧，简直扑朔迷离，离奇到极点。栖息在这儿的四足、六足和多足的动物具有共同的特点——充满仇恨。

整个宇宙中有一些共通的法则在起作用。每一种动物竭尽全力地设法生存和养育后代。为了这些，狐狸追捕兔子不足为怪。

可是，狼从来不会去袭击大象或6米长的鳄鱼，因为这无异于自杀行为；麻雀不会去追捕犀牛，因为这将毫无结果。

在这里呢，一切都荒谬反常。大家都互相攻击。不管有无必要，彼此袭击就是了。因此，这儿的动物相互掩掩藏藏，出其不意，悄然发动进攻，凶猛异常。而且，所有的动物，哪怕是绝对意义上的草食动物，也都用可怕的上下颌、尖刺、毒腺或毒针把自己武装起来，就差配备导弹了。

“这种情形不合逻辑。”谢列兹尼奥夫教授坐在河岸上对阿丽莎说。这条河流淌在土丘旁，土丘上正在进行发掘。“依我看，动物的这种行为

违背了自然规律。这个谜团的怪异，并不亚于漂泊者星球上所有的其他谜团。”

“我赞同你的观点。”阿丽莎说。

虽然周围是最正常的空气，人们却都穿着宇航服走来走去，不仅心里憋闷，而且显得傻乎乎的。可没办法。瞧，有只小蚊子在头顶上方盘旋。还真不晓得这是只什么样的蚊子。

阿丽莎刚来得及这么一想，那小蚊子已经俯冲下来，伸出2厘米长的尖刺，攻击阿丽莎。尖刺碰到头盔上，弯曲了。阿丽莎尽管有应付袭击的准备，仍然哆嗦了一下。

“傻瓜！”她冲着蚊子说。

蚊子再度扑向阿丽莎，但是偏了，跌落在地上。

这条河又窄又浅，清澈透明。看得到河底的小石子儿。最深处，是行星的金属基底在幽幽地发亮。阿丽莎需要洗个澡，但根本不敢有这样的奢望，因为连河里最小的鱼也虎视眈眈，会立即猛攻任何一个洗澡的人。阿丽莎站在河岸上，看小鱼怎样在水里游动，暗暗琢磨：“好奇怪哟，我看到了金属的河底。要是长着世界上最强劲有力的脚，我就能一脚蹬穿河底，下面显露出黑蒙蒙的、无边无际的宇宙，河水便宛如喷泉，直冲出去，随即化为颗颗圆滚滚的水珠，在太空中飞散。”

谢列兹尼奥夫拍摄鱼群，又提取水样，以便测定生活在水中的微生物。阿丽莎守护着爸爸。实在难说什么时候、从什么地方会冒出某种野兽，试图吃掉他。这并不意味着爸爸面临着真正的危险，但如果你在工作最紧张时，有一头凶恶的熊向你猛扑过来，无论如何总不是愉快的事情。因此，阿丽莎不到附近去玩，而是警惕地观察着周围的灌木丛，手持激光枪，时刻准备着。

其实，这倒也挺有趣：阿丽莎的朋友当中，极少有人曾手握麻醉激光枪，站在遥远的、凶险的星球上，顶着一轮人造小太阳。而且不仅仅是站着，还打枪呢……瞧，棕黄色的草丛里什么东西耀眼地闪亮了一下，哦，一条银白色的蛇，箭一般向爸爸那边蹿去。当这蛇昂起脑袋，作势要一跃而起时，阿丽莎的枪往下瞄准，扣动了扳机。激光一闪，蛇蜷曲成团，随即又